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九十四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疏四首

查叅軍職官員疏

題臣將閱視遼東適值彼中多警先行撫鎮會議分伍區而就閱之首寧前次錦義次廣寧次遼陽次開原臣于今年三月二十九日錦義閱操據本部郎中左熈密雲兵備副使王一鶚會呈將查過叅將郭承恩所屬廣寧中屯等衛操射不到官千戶孫彪等六員軍人王大玉等三名

重名軍人田文舉等三十七名開呈到臣批仰
分巡遼海東寧道查問叅報隨據本道僉事賀
溱呈依蒙查審將臨操不到軍人王大玉等三
名取供具招及查義州衛千戶孫彪張印百戶
王元孝廣寧後屯衛百戶孫得祿廣寧中屯衛
百戶張崇武崔宗武六員俱各臨閱畏避操射
廣寧後屯衛武舉所鎮撫卓天衢承管造冊將
左哨軍人田文舉等三十七名重復誤造選鋒
項下叅將郭承恩未行檢查一併招叅到臣隨
批王大玉等依擬決發著伍孫彪等聽候類叅

提問郭承恩姑免糸提行令策勵供職實收繳
本年四月初七日臣會同巡撫遼陽閱操該臣
查據副總兵楊騰造送所屬營衛官軍聽閱射
冊于內都司陳言蘇承勲田永無名及查各衛
官止開二十九員在冊聽候閱射餘俱未造隨
問造冊中軍張棟訴稱陳言等囑令勿造當喚
陳言等面詰其故皆以疾辭查得在內則都司
進
表入京本部例當考閱在外則撫按巡歷都司例
應下操況遼陽最為重邊而閱視奉有專

勑令都司陳言等非惟凌蔑體統明係故違
制書各衛官避閱漏報數多均屬可駭除將中軍張
棟當場照依軍法綑打陳言等行令聽參牌仰
分守道先將都司首領官提問招詳仍將帑衛
官員應聽閱視者通行查明併報隨據遼陽分
守道副使兼參議李鶚呈依蒙查問隨將該司
經歷張庭桂提問具招并將都司陳言蘇承典
田永副總兵楊騰中軍張棟一併招參到臣隨
批依擬張庭桂贖完復職副總兵楊騰姑令策
勵供職陳言等聽參外又據該道呈蒙臣面諭

各營衛官查照册數漏報猶多依蒙行據通判
喬梁查得各衛官員除陞任在邊守堡調操公
差患病等項及見在報射外先蒙行查各衛掌
印官孫一本石汝器康世雍王志學宋繼勛自
在州知州賀國定止將定遼左衛指揮李過時
王嘉柱李世武王邇王國泰白宗武劉世臣閻
顧善周三接孫廸孫尚仁王承德魏志善張問
政衛鎮撫王國卿于大爵張臣千戶陳時政李
梓洪進王承祖王三重百戶王世爵方仲義張
繼武林大武張應武宋可濟劉世勳孫尚忠徐

朝勲周守節袁文魁所鎮撫史尚忠武舉所鎮
撫吳仕良定遼中衛都指揮康國孫光裕指揮
李平陽吳汝翼徐登瀛胡順忠常思忠裴承祖
李可愛鄭蘭蔣世臣楊仲仁陳其藴宋來賓衛
鎮撫完詔千戶馬世臣徐國相逵繼宗劉世忠
浦澤劉世文師仲仁武舉所鎮撫李世珍康元
吉百戶高承宗陳一言白登瀛吳卿聶宗文楊
世勲尤添祥王仲魁王勲劉朝奉陳守道曹文
光皮玉王大章羅爲卿董承武王子京李臣定
遼前衛指揮掌印康世雍管屯馬騰遠管局捕

周體元都指揮萬邦憲指揮張榮顯吳紹勳馬
世魁李孝孫承詔鄔希堯王承恩劉國臣許國
忠千戶仙汝齡朱朝用李儒白鶴盧登高百戶
管臣劉承恩申得宣馬負圖定遼後衛指揮掌
印王志學管局捕殿鑾都指揮李登指揮費岐
傅應徵許國王寵之武杰佟艮臣佟繼學査楠
佟勳王守官吳勝楚鎖世爵衛鎮撫范一恭楊
世勳何世卿千戶王善張世魁李冠李世勳胥
大遷經魁武舉所鎮撫吳廷臣百戶張顯㢘朱
世爵蔡承德潘朝承李寶姚守業孫世章汪清

程詔王三奇邵世偉陳務曾東寧衛指揮張三
畏王懋德金三品金充國王汝材王都全大節
孟安高世武王一中王交張承祖劉世忠馬永
馳吳良臣李賢李國輔許繼武崔具贍劉世臣
金九成王寵白振王尚箴千戶白朝用全汝性
白源潔金國重武魁百戶金世奇邢道高尚錦
文禹杜春劉一卿自在州指揮王室藩王金高
一鳴郎得勝康世安吳朝慶孫世榮吳耀武羊
世周王仲堯傅宗王承宗劉添爵王國臣李應
武王仲義衛鎮撫王國訓吳景松李仁千戶王

繼王國宗李朝重修承勳王栅王三善修雲龍
王相李世金王守清王思忠康武王世金溫國
卿李朝陽蘇世巖高國忠傅調陽王策修應族
王荆州李景淮王大節高尚賢修遇時王遷劉
世臣王欒金汝棟王進德劉鉞王貢百戶李朝
用李景陽劉承恩修祚崔捷武修世勳王訓石
國印趙國斌修國臣修朝臣王世勳李朝用宋
繼宗柴錯遲朝用于朝用趙繼宗劉仲賢郎文
昇王世臣所鎮撫王官修朝臣王世武共二百
四十六員開報仍將定遼左衛千戶李遇陽定

遼中衛指揮白世忠徐延福李時芳杜世文康
誥章煥然白輻鎮撫楊國臣定遼前衛指揮戴
冠佟承祖周世儁百戶鍾吉王世勲定遼後衛
百戶周國相汪俊東寧衛指揮王承慶李世章
王以忠王思恭王愛民韓禄佟輔政王崇仁王
鳳高銓崔尚文李應龍張麟馬世武董官王承
恩李得陽許登庸白守清劉嶧高汝登王子奇
鎮撫李忠臣千戶陳世勲金承祖鎮撫高俊金
惟精百戶楊隆東李逢陽桂聯芳金大章劉祖
武金大遷李伏文朝相李開先千戶馮世武劉

承恩百戶孫接武王寵爵高國相温朝相高雲
臣楊承宗李遇春周官千戶王三重李承緒百
戶劉添拱戴朝勲温承祖王坤劉承恩董用威
高珍高尚德金大器金可鎔劉萬芳李學李承
祖金大臣葛繼祖熊璞自在州指揮李學文王
淮張鳳翼王惟重共八十四員遺漏未開中軍
張棟亦將營操千把總管隊官定遼中衛都指
揮馬次乾指揮李承恩崇添貴鎮撫宋賢鄭印
千戶徐繼先定遼前衛指揮文世勲王朝賓千
戶趙登李徒文百戶敎承恩張大經何都劉世

爵劉國臣定遼後衛千戶何時忠錢國弼百戶
張世臣張楙黃得時東寧衛指揮石金鎮撫金
應詔千戶邉永捷劉承光金文羔金奉來閔堯
節康時雍佟世祿佟漢傳明鍾世爵佟良臣李
仲堯張耆紳戎世臣康偉朴時忠董鳳得金承
爵姚承恩金大朝佘繼文百戶李景淮康國忠
朴臣黃丙金勇白勝李承道王大倫金仲羽梁
汝材李漢李國忠韓尚文佟繢烈李承勳白耀
武金國寵蔡詔金寵田耕白雲龍楊臻李國臣
商賢高良臣周世爵王國臣李景松曹文美白

良輔馬應奎蕭詔孫伯通佟暹馬朝用高守連
吳世盤劉國印張尚信李鎧高應選劉世忠曹
守訓董勳李文奎王勳崔世臣金登金體園朴
繼勳羅尚賢洪繼文于大臣申大恩金仲武李
昇共九十九員遺漏未開續蒙行查然後盡數
報出各查明呈覆本道參看得衛官李遇時李
遇陽等營官馬次乾等射而避射者明係有違
制書其各衛掌印指揮孫一本石汝器康世雍王志
學宋繼殷自在州知州賀國定中軍官張棟應
報而漏報者各爲隱蔽僚屬俱屬違玩法應參

究緣李逷時等俱軍職賀國定係五品文職本
道未敢擅議等因先後呈詳到臣照得世胄材
官有事在射防邊禦寇尤所必資未有不服習
於平時而能効力於臨事者邇來蹶張廢業紈
袴偷安懶慢相成武事不競故臣閱歷所至必
遵
令甲當場閱射而賞罰之且受事之初業已通行
條約布侯之修廣則皆一丈二尺遠近則不過
八十步之間固非慢令致期亦未苦以難事若
遼東逼鄰虜穴出入必挾持弓矢人人爲兵諸

營衛官宜無不可以鞦弓者況當合校之時正庚職程能之會不虞曠廢畏避其衆若此有事將奚賴焉今據各道查叅前來除副總兵楊騰新任未久叅將郭承恩細過可原姑免叅論外叅照遼東都指揮使司掌印署都指揮僉事陳言管屯署都指揮僉事蘇承勲管局署都指揮僉事田永叨分閫之虛名忘入彀之常職當比耦而預計削名抗違已甚正披堅而登時託疾欺罔益滋誅出三人罪當一律各衛掌印定遼左衛納級指揮僉事孫一本定遼中衛指揮僉

事石汝器定遼前衛指揮使康世雍定遼後衛
納級指揮僉事王志學東寧衛指揮僉事宋繼
殷自在州知州賀國定副總兵營中軍海州衛
武舉署副千戶張棟任部伍之作奸法踈鈐束
恣廝僚之脫籍弊敢通同臨比而避歷者二百
有餘發覺而續報者三分之一豈惟濟惡亦復
舞文定遼左等衛指揮等官李遇時等三百三
十員營操官指揮馬次乾等九十九員義州等
衛千戶孫彪等六員習于玩愒居常巳廢操弧
敢于恣睢臨閱復多失伍繩規久弛豢養徒糜

廣寧後屯衛武舉諸所鎮撫卓天衢一軍查造
於兩部錯置虛名只籍莫效于寸長豈堪實用
以上各官俱應提問内衛官李遇時等事干人
衆其年老衰弱者應革去俸職行令襲替中有
貧乏不能自濟者應爲分別戒飭難槩論贖營
官馬次乾等東伍從征自廢騎射其罪尤甚仍
應以軍法治之伏乞
勅下本部覆議即行該鎮巡撫衙門通行提問分別
懲治庶使人心知警武備漸修受甲皆可以即
戎而控弦亦足以禦虜矣緣係查參軍職官員

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千戶錢佩親齎
謹題請
旨
舉劾兵備官員疏
題爲欽遵
勅諭舉劾兵備官員事臣爲邊務至重各有司存提
衡則督撫諸臣分部則兵備各道臣欽奉
勅諭閱視薊遼保定邊務凡有地方責任官員
許臣一併稽查賢否分別舉劾臣欽遵惟謹其於各
道尤加意焉卽今復

命届期謹疏其狀該臣查訪得整飭密雲兵備副使
王一鶚器識閎深聲華峻茂年少老成事愈練
而心愈下功高勞苦官愈遜而氣愈揚踈侵漁
以張吏治䇲庫澄清通飛輓以足軍儲轅門超
距撫馭互有恩威𠉀矣平康正直查盤一無枉
撓較然停大精明留滯多年艱危累任一方保
障三輔擅場整飭易州兵備副使高文薦清苑
循良長沙卓異入境而民知怙恃籌邊而績底
修明執公儲以資緩守獨折衆言恤里甲而蠲
丁糧著爲成籍相度剷量一面之臺垣有如戍

例勞來勸相三單之脊鋪無復怨咨繕營操之
甲仗行伍維新節閱視之供需州閭不擾名高
陳臬績著嚴關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邊備副
使兼叅議李鶚魁梧之貌樸茂之材戒前車之
狠籍一介必矜絕下屬之恣睢三尺不假令嚴
而民易俗用節而士歸心近始加銜尚需久任
遼東苑馬寺卿兼僉事朱奎官冑拓落吏事安
詳典一方之廢政復見漢官威儀守萬里之遐
荒不問家人生業釐剔而祛馬政之奸林林
在牧禁逋逃而建海防之議鑿鑿可行官拙而

政則工志堅而節自勵整飭寧前兵備僉事李松自昔不畏彊梁迄今備嘗險阻騎射兼長每當鋒而禦寇臺垣竝起親按塞以廵工皎皎乎貞孤之節不媿四知恢恢乎出衆之材獨當一面精練尚需歲月保釐可寄封疆以上諸臣資深績著邊務多裨應遵

勑諭薦揚所當照例陞賞者也整飭永平兵備陞任副使孫應元邊才老于職方軍政嚴于司直作鑿東隅一飯不忘鉅鹿坐收外險羣工畢備盧龍節軍與之財用細入毫芒覘諜報之虜情洞

知曲折頃已論功陞級適當考課轉官吏治㝡
精監司名稱整飭薊州兵備陞任副使徐學古
名高洛下政擅川東指麾則事集一呼顧盼則
才當八面發積美以給合練之兵芻糧自足急
程期以赴偏師之捷俘馘相仍雖已陞級酬功
亦復循資陞任其勞具在當志不忘整飭開原
兵備陞任叅議王之弼志已出羣氣方用壯足
馬臨邊作長城無論萬雉单車見虜馴異類有
若羣羊時而戰時而守諸將並受其機宜或以
勸或以懲三軍悉遵其約束徙之重鎮名愜輿

情以上諸臣雖已歷任例應併薦所當量行賞
賚者也至如整飭井陘兵備副使劉世昌資滯
積薪風行偃草屢任而會逢閱視各適得夫匡
畫之宜整飭昌平兵備僉事張廷𥠇直心從事
節用愛人程材則足賴旬宣不當局以軍旅之
任遼東行太僕寺少卿朱應時守文爾雅分巡
遼海東寧道僉事賀溱執法不阿吏道俱有可
觀邊工已經另叙整飭天津兵備副使楊樞整
飭霸州兵備副使宋守約整飭大名兵備副使
毛汝賢入其境具聞賢聲詰所司不隸邊務于

內樞有事查閱已經別錄勤勞臣欽遵
勑諭悉爲區分恪守科條未敢併薦又該臣查訪得
原任整飭薊州兵備參政楊錦色厲內荏言清
行濁弄機權恒憑城社擭擘利如禦國門既發
官庫以糴軍糧復照部例而扣商價雜則四分
一斗扣則一石八錢利龍駔膾豈惟市井之尤
金沒贖刑寔則公家之盜戕善類有若豺狼每
居下而訕上遇屬官無分猫鼠恒屈巳以干人
武職漫無臧否陞任則奬勵通行家私各有等
差臨行而酬謝如數指揮楊添極下吏武夫何

故先之以刺謁提調袁承芳中軍所役何故引之爲寮交竊追紙贖卽儒生之沽酒者不遺闌入香錢卽村社之賽神者畢及雖逆節徵於匿喪業已褫之顯秩而惡聲聞諸載道尚當錮其終身之一臣者應遵

勑諭追論者也伏乞

勑下該部覆議如果臣言不謬將王一鶚等量議陞賞孫應元等量加賞賚楊錦罷斥永不敘用庶幾舉錯大公勸懲曲當官常愈勵武備益修矣

舉劾有司官員疏

題爲欽遵
勑諭舉劾有司官員事臣惟一切邊務將士職之而
有司疆理地方均有責任須者
遣臣閱視薊遼保定邉務
勑臣一併稽查賢否分別舉劾是爲文武並用勸懲
互行安攘遠猷端在此矣臣當選
報請按其實而嚴覈之該臣查訪得永平府知府徐
應乾守已以正近人而忠餉邉已得士心領郡
益彰民譽增倉廩峙芻糧預備無患革吏胥清
案牘明作有功分部忽移羣情共仰保定府知

府劉泮老成練事英敏通方應車馬交馳之會
綽綽有餘莅軍民雜處之區欣欣無間定解官
之輸次革收戶之秤頭刑名悉出於獨斷囹不
稱平興革必協之輿情皆可經久非直股肱最
郡尤宜鎖鑰當關真定府知府武尚賢沉潛簡
重易直端方愛先節用賓旅酌豐儉之宜利在
革奸吏胥嚴出入之禁市肆不聞官價獄辭務
盡民情譽浹扶風政成指日永平府同知陳王
道魁然有儀確然有守按籍勾稽逋卒相從復
伍持衡聽斷寃民咸願質成佐郡著於灤東閱

塞勤於邉左保定府管紫荆關同知張燭躬行周愼心計優長修邉治水議定而事事成章均地編徭法行而人人得所署邑則心勞撫字閱邉則費省供輸真定府同知魏學思器惟惇大政復勵精明刑發羅織之奸觧伍杜株連之害署郡事則兢兢于出納度臺工則汲汲於經營真定府推官處懐忠純粹清和廉勤公謹法若懸衡鞫讞更爲明愼事如迎刃稽查毋極精詳釋張萬臣於獄底肺石無寃簡陳仲孝於市中口碑有頌燕南照乘冀北空羣保定府推官劉

奮庸修姱之節由守而安經緯之才由精而啓
入市而先平官估下車而首辟神奸五詞明聽
平反無用深文四境周咨臧否有如洞見鄢郢
可當長孺家聲不愧元方易州知州石繼節昔
以避親改邑因而進秩居州共嗟偶爾陸沉復
見嶄然山立日用悉裁里甲秋防加謹邊關政
惟敦樸孳孳務在宜民節可茹荼皎皎若將浼
巳冀州知州姚純臣其廉不劌其節可貞躬自
勵而裁冗費民賴息肩日不遑而急程書吏皆
歛手發粟以助耕者七千餘石履畝而正籍者

一千餘家三事克修四民允賴定州知州韓希
龍膚敏弘才嚴疑直氣撫百衆而馭諸吏民安
若堵應四衝而當八面賔至如歸立票格以登
公費每見綱舉目張清餘銀以抵災逋無庸家
給人益捕許宗敏之巨兇州閭稱快華李大付
之曩蠹城社爲空塞邑早巳知名遐陬尚需集
事通州知州張智望貌則中人居隣
上國當衝繁而色不變抗强禦而志不移止追呼
罷羈候公門無滯訟者立辨於庭中卻分例羨
夫差候人克供行者願出其境上雖豪民或以

為不利而疲郡實賴其吏張容雲縣知縣邢玠侃侃直方循循雅飭服官箴身爲律令詢民瘼心切恫瘝嚴庫藏之出納積蠹悉祛籍寸税之收支纖塵無染節省則陋居弗葺勤勞則蓐食靡寧均徭親自審編里甲不煩供應修塗伊始近縣無雙南宮縣知縣喬巖性資英邁政事精明折衣冠之横而怙勢者斂容除刀筆之姦而舞文者削迹旬日編徭丁庸不啻燭照片言折獄囹圄徒爲罄懸三輔之良一時之選導化縣丁憂知縣孫繼先先任衝疲發犁自利繼遷煩

劇游刃無難且當入境之初適遇視師之會優
優乎芻糧各足井井乎閭伍相安三月之政巳
行兩邑之聲並起昌黎縣知縣孟秋樸茂不事
紛華暢達自得條理邑里招徠離散之版圖復
集田疇開墾荒蕪之稼穡咸登痌瘝徵糧耗欽
親編養馬頭役受詞不濫積穀獨多撫寧縣知
縣張𤪌訓質與文均名從實勝吏牘親持事每
先於奉上民情悉得政必出於田中葺城池以
保民興學校以造士屏羣奸邑無宿弊稽往牒
政有成規寧晉縣知縣安九域温温雅度抑抑

令儀審編重役秉公先質諸神明屏絶浮華攻
若猶同於韋布修堤堰修橋梁惠而知政禁吏
胥禁輿皁蔴以立威政善民安令行禁止寶坻
縣知縣王家相才堪劇劇力足按艱申明馬政
疲民賴其調停修築隄防比屋免於墊溺華副
里之冗役御耗銀之多收資近三年才非百里
以上諸臣均之責任克修邉務有頼所當薦舉
者也清苑縣知縣郭四維累任巳占精練一官
不憚煩勞公平而獄無寃民明决而案無留牘
操氷蘗之初心一廉自守當皇華之孔道百廢

俱與風聲已徧三關歲計無論六月且任遷三邑俸積二年相應併薦者也臣又查訪得薊州知州王都堂堂魁岸事事糊塗彌月以來一籌莫展案久滯於經時竊因淹禁權下移於弄法猾吏橫行風聞深指贖刑時或醉心酒德要以薊門重地豈堪櫟社庸才遼陽通判劉煥然才猷蹇淺心術幽深奉文而署府官之考核之者則以爲有故而顛倒是非具揭而訐同僚之贓按之者則以爲無情而誣罔上下猥以大閑未越豈云細行不矜安肅縣知縣周以庠名溢而

行渝宦成而志急妻孥來往則長馬取銀三十
金長夫取銀五十金各驛馬夫荊和劉策等可
審錢糧徵收則丁糧多派三百兩工料加耗五
百兩各項收頭張永剛張祿等可查官則歲造
傘銀五十兩傘匠李世福等止當堂領十兩餘
皆入己而四甲張濟民等攤賠市集濫收商稅
百餘金庫吏孔余休等止照額觧府四金餘悉
交衙而六集劉行恩等知証倉厫鼓樓詳允修
理銀八百兩衙門祠廟申支商稅銀五百金及
查委官王資王梓張勳等監修俱係犯人王文

賢李道輝田疇等罰造侵漁殆三之二費出僅什之三甚則田哥子因姦逼死田世平媳張氏其事已露省祭石廷瑧爲之過送一百兩遂得含糊李兌因姦逼死葛守儒妻蘇氏其獄已成教諭王鎬爲之過送三百金竟爲出脫暦紙價五千而不報庫子荆桃底簿猶存納妾婦四口以交驩則富民王守仁曲意相結忝久任而襲取虗名又何工也當衝途而彌縫穢跡不亦幸乎卒之的然日亡抑亦久而論定慶都縣知縣姚宸日暮途窮趨利有如饑渴見小欲速入官

巳肆貪饕雞初鳴而點不到大戶劉一蘭等三十四名一例納紙誠爲勞心爲利之徒示未揭而查未到種馬三百餘匹各等罰銀明係倖令致期之賊當堂而延富戶郭棟郭才張天明等以其言則以

京師收債有急十家各借銀二十兩于內中戶朱朝賜止餽其半輒麾出不收退食而召富民趙寧王文岳祝大臣等以高會則以長男歸路無資十人各三十金先是皁隸劉進福徧至各家率招邀必至沈仲沂沈仲秀許百金而召保乗

其子行追送僅五十兩改慮而旋逮收監張驛
丞王大使憚二次之揆求窺其意向揭送各五
十金肯首而即扣工料科坐馬科大馬不移時
而囊橐已充查粉壁查燈籠無停晷而網羅畢
及任雖未久欲則無厭亟解倒懸無拘常格三
河縣陞任知縣劉黼理官事時醉時醒總城工
旋修旋壞請工料銀二千餘兩任庫子史繼旻
之那移茫無稽考給磚灰戶二十餘家任主簿
呂尭賓之侵扣漫不關防工興再歲告完者什
無二三夫派兩輸續攤者一加四五料戶侵銀

而逃輒灰不繼匠役負墻而立工食徒糜半刺
幸得轉移羣姦方始發覺其後更端復請千金
之發不假彌月已完數倍之工計其胃破不貲
宜於追論不敘以上諸臣俱爲失職于内周以
庠姚宸應照不謹例劉黼應照罷輭例俱應罷
斥姚宸歷任尚淺或姑從改教王都劉煥然應
照不及例改調均之責任不勝邊疆無補所當
論劾者也及照閲視地方官員近該各處巡按
御史相繼糾劾臣惟擇其邊務相關及顯跡可
指者論列之不敢毛舉苛求以傷

朝廷停大之體其河間大名廣平順德各府州縣嫌
不涉邊務臣亦不敢濫及以冒侵官踰越之
伏乞
勑下該部覆議如果臣言不謬即將辛應乾等各循
資擢用周以庠等罷斥王都等改調則文治具
舉武備益張此所謂長久之術也
舉薦承委官員疏
題爲欽遵
勑諭薦舉承委官員事頃者從臣閱視在部屬則有
郎中左熙在監司則有副使楊樞王一鶚綠臣

力綿任鉅固難以辦於一人矧三人並以材重

當時宜足以匡臣不逮然而分任其事猶必藉

羣有司盖刻期於旦暮之間區別於數百千里

之内非此不濟諸臣冐寒暑歴不毛竭力盡能

欣欣然各以得奉

廟謨從邉事爲幸即有狗馬心自效尺寸豈敢言勞

顧臣受

命於

廷許臣一併查舉臣雖闒於大較何敢蔽賢除容雲

副使王一鶚邉務有功已經另薦外該臣看得

本部職方清吏司郎中左熙謹厚老成溫恭雅
飭文學蜚聲於左輔吏材最課於中州褆身耿
介不皦皦以矜名慮事安詳不呫呫以喜事咨
諏壹稟於虛心庚司推誠而讓善科察悉由於
直道諸部懷惠而畏威省供億則兼味不入庖
厨慎關防則重門自持扃鑰

國計之盈虛執籌悉數邉關之僻遠按轡周行閫
外賈生禁中方叔天津兵備副使楊樞誠與才
合名與行孚定見定守斷斷乎無他腸實事實
心恢恢乎有餘地昔按事於漢中足稱骨鯁繼

核儲於隴右不與毫釐海運建萬世之利抵掌
輙得便宜邊務閱三時之勞蒿目務窮利弊分
部而刻日閱兵一時無遺奚翅數十萬之衆主
計而因兵定餉一成不變將爲千百年之規勞
則獨多擢宜不次臣又查訪得河間府巡捕同
知李學禮清貞寡欲博雅多聞閱歷既久腠理
旁通砥礪益嚴廉隅卓立治盜先窮窩主巡鹽
畢發奸商邊垣障塞無分寒暑險夷士馬芻糧
悉得強弱虛實允宜優敘無待晚收本府清軍
同知洪濟遠風聲清越年力富強術良而邑有

去思明敏而郡無留事清勾不擾于閭閻廉而
且靜綜核必求其徑實察而不苛三輔無倫事
城有待魏縣知縣李國觀孝友成家忠貞許國
追呼止料量平自爾催科居最保甲行鄉約興
翻然謠俗還淳興學校以振士風修隄防以弭
民患查閱徧於三關大稱過計操持嚴於一介
迴異時流長垣縣知縣胡宥愷悌存心廉明立
政里甲供需額外之私賠者悉裁其費錢糧追
納民間之私攬者莫售其奸禁游民懲滑吏一
時弊絕風清均田賦葺學宮四境教行政舉績

成阜異選待清華固安縣知縣李宜春有猷有為無惡無射清庫藏以防乾沒均丁糧以便征輸獄得平反釋無辜者數十命則趙灼李元等肉骨更生法行近習繩不逞者三十人則燕臣王道等駢首就死治

畿內而執法不阿足徵强項自公餘而籌邉有議尤見經心志在遠圖才堪大受大城縣知縣忽鳴立志高明持身狷介獨行負俗苦節忘家㬥餱糧以餉出入守廨羔羊蠲租稅以輯流亡歌興鴻鴈數七校之租庸奉公而不畏彊禦閱連

城之雉堞衝暑而不憚炎蒸以上諸臣均之承
委有勞閱邊無擾相應薦舉者也伏乞
勑下該部覆議如果臣言不謬即將左熈楊樞及李
學禮等量材擢用則官材辦吏治興而勞者益
知勸矣

太函集卷之九十四終

太函集卷之九十五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書牘二十五首

與孫太史

次公以承家宿學高跱于天祿石渠之間其于文章若在清廟明堂金聲玉振視不肖所爲瓦缶鳴耳日奉教于我師夫子推而納諸作者之途不肖非其人也次公亦以狂見擇使得以盡言而無誅顧爝火末光不儕于日其明滅異也頃辱邸中供具僅得接席數言最足而歸有懷不盡會長公問至發篋得次公

書露盥讀之汗涔涔下公所推轂者非不肖所敢知也夫爲文不則古昔猶之御者不範馳驅即獲禽多君子所鄙無法故也然而游言多和法言寡和雖王良善遇不能不改節于賤工信而好古是爲難耳所願者惟執轡康衢鑾和中度使李王諸君子夾轂而趣此次公今日事也不肖方以案牘亂心日踆踆在牛馬走中息踵不暇惡敢望屬車之后塵哉從計吏還楚馬上著論七篇大要皆都中語辱公徵命謹私布之不肖材不逮桓譚願聞太玄之秘論惟高明幸察

寄劉職方

舍中幸得兄事足下乃足下亦怡怡然弟之僕領襄陽則足下得請行矣僕在楚且久卒不能發咫尺書問起居僕之罪即百口何辭襄陽蓋四通八達之區車轂相擊僕執手板日在牛馬走中忽不自知其歲至而日遷也昔屬司馬無能指畫即令勞苦什倍僕竊安之乃其初心猶將樹尺寸功庶幾一當漢吏顧今所夙夜者乃三老亭長事耳乃若破拘攣而流豈第此惟有道之士僕則安能足下家食有年坐籌當世之務熟矣願及今向用四海之內且得安枕春秋

名實將焉避之比覩司馬籍中同游僅有存者其删
升沉聚散昏旦不齊慨昔撫今不任於邑盧希稷傳
聞强識乃從吏議移官頃得希稷書則謂市虎成于
同舍使其言信孰爲臧氏子哉人心不同一至于此
顧未得聞其詳耳會部使者請代僕從諸吏送之出
疆將操舟而求足下于鄂渚閒屬有疆事不得久留
境外謹以竿牘通問惟閣人可否之篋中得著論七
篇詩若干首爲二策其一則從郡吏上計乃于都市
得之其一則郡中語也吏事亂心何敢復議文墨篋
中所載徒市囂耳顧素奉教于長者柰何以閣絕故

而護巳之短哉倘以臭味相近願持三尺而定其是非幸也頃年足下所著書必且藏之名山矣僕非桓譚者等願乞太玄觀之郎君雅有貴徵今在外傳必多奇異僕所喜聞敢以為請郎次艸艸不盡欲言

汪憲副南華先生

計吏猶及見都門車馬喜不自勝比來得家大人書聞覲省狀甚具且聞六月始駕今則下車久矣執憲尊秩兼之豫章善地視昔郎署其適可知且以汪明府在郡聲迹相聞亦一快事也傳聞南北水旱杞人竊以為憂叔亦以為過計否也一考之期不啻過半

蓐食而操事率皆不終夕之計無補民生要其歸則牽引于物役制縛于文法拘攣于俗謂之所爲也假令得傅一考其可稱載者謂何始爲邑不效既而爲郡復不效過此以往莫能逆覩生平自憾者其將何以補闕耶茲遣蒼頭歸寧附此私布朝罷乘傳而出馬上著論數篇言雖不馴願就正于有道頃以家叔徵材木于楚從方水部得之茲屬蒼頭載歸已給舟至彭蠡達于祁門願徼惠于下吏不識可否杪秋薄寒勉矣自愛

王明府

昔在丙午吾邑中同籍者七人昆猶䆳秕乃獨先出
巳而方民部出巳而程水部出出巳而程考功出盖十
有二年公出矣良工不示人以朴豈不然哉吾鄉人
椎少文然負直節多感激獨狹中盛氣人故求多焉
吳人外華一見輒令人喜然徒便給多智難與久要
公當東游收吳之華而操之以鄉人之質直此所謂
彬彬者也乃今藏器有年舉而進之于　宗廟社稷
之上茲所謂國器豈徒爲鄉人觀美使同籍之士目
愉而心悅乎哉俗吏厭事往往不能作　闕下書非
敢侮慢自高其踈節盖天性也茲屬倉頭檢視舊槀

附此私布之若公之取顯名則凡在知交者皆得稱賀故不具論

盧希稷

往者舍中偶語謂公獨行負俗將不得久留內信然哉始聞公移官則以為羣小之所嫁禍言者衆多而過聽之公遂以微罪行矣乃今拜命之辱又謂市虎成于吾黨此其故非不肖之所敢知然古之放臣卒沮于讒而不見察公為法受過不旋踵而徙官亦惟順受之而已公孫善仕長孺令名二者不可得兼理固然也昔在郎署不肖獨守木舌乃其中則有繆

之志幸得一日在事願持一匕放之於野方內疚亦
榮久之不發即越人且不藥願乞不肖之軀幸得南
臥即境內安堵　上不加誅此藏昇之吾術也公其
謂何江使君吾鄉聞人負耿介之節同官鶩爽非庶
邦之所希覯者哉頃得公所爲文若干篇受之三復
鏗然若歌肆夏而鳴佩玉旣而紛然與太公所載者
並藏之不肖志在修辭累年不得尺寸又往往以吏
事見奪遂絕迹于作者之門譬之以臣虜而冕衣裳
非其所習天固將三褫之矣頃從計吏還郡馬上著
論數百言辱公先施願以爲報即燕石不仇非所論

也夫樹穀不熟不如樹稗貴其有成耳乃若不朽之言非莠稗比願公勉之江使君有山人兄亦善文事吾鄉且在鄰國公能發一介致之相與定是非乎頃合騷選爲一部將爲學者先驅雖梓人無良願因紹介以進楚產惟襄扇最惡其賈三倍于吾鄉茲奏其三欲公知其虗得名耳屬內人多病心戚戚不自安秉燭作書不盡覼縷

游中丞

公持憲令下吏安得上書自辰陽及郢中拜命之再此下交之盛節也辱公督過復以書不及憲府爲嫌

下吏受公之知徒修㢘隅近得過公之左右者比試下吏之罪然非公莫敢進此言也鄢郢相去不二百里方舟而下旦暮且至頃為辰人所詆謂公將以六月入郢都遂跼候人不能出疆請見嘆嗟終無已也袁陽簿以勤事死業已關說如故事聘之玆廣公之仁當倍其賻玆將戒塗矣比聞海上多事恐非督府稅駕之秋乃令楊司馬移鎭薊門代司馬者必督府也今之稱兵如求鼎實染指而得異味遂恐執熱乃就他所而濯之以故出否者什一而復餗者什三志不在鼎也公復采多于捷徑者非以其蠖屈而伸乎見

嘗讀河間傳竊謂貞女以金夫而改節失其本心乃
今知其非然也夫擁面而出待聘而行女德之經無
以易此使治容而深藏直將爲悅已者地耳及其遇
合鮮不以身殉之河間不足擿也自京師還郡著論
七篇大都馬上之談願就正于有道治郡三年之期
今已過半日計有餘歲計不足徒取辦文法非豈弟
所流也昔爲邑有遺恨今且不免謂之何哉閉閤自
思率以客氣臨民鮮和平之福德若古人所謂温温
則瞑眩之藥也公往往以進道相勉併私布之

程使君汝懋

兄自光化賜書屬弟出境兄書發則兄出閩道久矣旣而得伯毋凶問分戚可知會無賴子自襄陽歸新安弟亦具書因之紹介彼以不滿所欲併持家報驅而之他復得家大人書乃始知耳兄不以下吏見薄惠然授書弟卒不能發一僕夫供以扉屨罪也及兄當大事復多疏節罪狀何可勝言然此苦爲無賴者所悞耳兄能諒之乎襄有樊城鄉人多糊口者弟初至自以往年爲邑有心絶物固多吹吹今則折節而降辭色一以無心遇之詎謂輕薄子橫行市中多所脏毗於是治其甚者其餘絶不與通此輩受挫而歸喙

長三尺於弟無罪付之一咲而已邇來期當考課當路沮不得行部檄取册給由故事當得恩典于弟幸甚少年躁進今始知非耳時南北暴師海内多事此中得遠金革遲我歲月心甚安然顧境内水災民多溝壑册手胝足救死不遑属　帝子分封且任大役政非催科而拙心非撫字而勞日䟦䟦牛馬走中猶未知息肩所耳兄赴闕之期或在三冬斯時弟又當從計吏往矣相見遠近尚未可知兹遣豎子歸寧附此以謝不敏高明亮之

吳峻伯先生

頃我師拜山東之詔昆得侍函丈喋喋然以卑議奏之師不以爲狂簣之行李濔聞六部之士莫不循循鄒嶧鄉射以還庶幾僅覩彼之相顧而化豈徒鼓篋夏楚爲哉今之善仕者速如乘傳而儒宗要秩則人人趣之師獨從惥期踰三上而不調盖天加意鄒魯必俟久而教成不然何可以三年淹也昆在郡亦當給由不滿者三月耳顧吏治蕪穢無足以當公乃若絶迹都門一書不達庶幾不失師之家法師惓惓致意王以天意祝之昆何敢當徒顏汗而已朝回属外姪吳生寓書會將命者有變書復不達而龔公之寓書

竟屬沉沒則舍人無賴者之爲也頃來將載書幣爲先大父乞師不朽之言使三發而不行謂師且轉官不能專達不意勤師之使至楚也海岱著述穆如清風視昔之卒業者更爲姝絶考録則現琦盈背而壹禀之正經鄒魯之于文學盖其性然揭旗鼓而左右之賴我師在也乃知昔之所聞者章章較著而我師之所愉快者固在此不在彼矣具草若干篇附使者進屬按部及督學守巡諸公在郡對使草率不盡欲言

又

皖城郎次天假良覿偕人夜發恨不能以不肖之軀送之詰朝以詩二章托郵人馳上不識能專達否季秋朔日始得歸覲聞盜起信州且趨建寧次且戒塗尚未能發乃從廣濟使者得師手札及楚薦書露盥讀竟喜可知已聞江西羣盜尚復縱横第恐中國多故杞人之憂終無已也海翁書札已專致之且得報書歸之使者十月上旬輕裝就道入閩後當發使專訊起居行間所上詩恐終不達謹再錄求正伏惟台鑒書不盡言

又

頃因信使獻狀情事縷縷具在狀中仰藉寵靈不踰月而拜　新命躐等驟進豈始願所及哉竊惟受教於夫子而事　君受命於　君而領事共而勿貳義不避難猶之問耕則耕問織則織惟所命之耳獨以情深岵屺望切庭闈烏鳥私情何繇自遂此則明發之有懷者也閩冦殲盡材官始得息肩然而虜情不可以豫謀軍餉不可以復請客兵不可以遽罷常賦不可以取盈即使法如司馬算如弘羊難與卻慮無論其他矣夫子加意門徒留心　國事其何以為閩人地耶季公有事澤宮即欲修問會聞老毋有疾令

人恍然若亡其精近報疾平始克專事季公賢聲藉甚無勞東顧之憂夫子越在要荒積有歲月行且置身臺省持議　廟堂不待龜策而知矣索居炎徼得無大苦否乎歲編刻成願受卒業猥辱寵命幸自託於無能之辭發使西征神與俱去伏惟高明照察不盡言

又

頃受疆事露衣蓐食於戎馬之間絕行李廢起居三年往矣精神不逮禮法愈疎及夫子涖豫章遷貴竹聲迹孔邇而一介終不及門名教罪人擢髮未可悉

數比年拜命之再知夫子加意惓惓即有胃無心寧不感服黔陽使至承教亹亹百言大者則以次公見倍頃刻未嘗忘於懷次者則以黔事因循將欲興起乎吏治次則憫奚仲明之死節將率諸弟子從而表章之此固孝友忠貞之大端恩義兼盡者之盛節也時政日新吏道丕變即得一節之士當道務推轂之不遑安得立置夫子於三事之端揖讓而修太平之業也季公居建寧宛然夫子家法部中首出而民譽同歸愛莫助之固非虛語閩事幾不可支頼 宗廟社稷之靈幸而不失其版籍某所謂因人成事何敢

言功令肙然而進二階頒一何辱顧待策名孰慰亦
猶待罪戎行以章甫而授越人非被髮者之所習也
且老親家食數以用武爲憂使人源源而來獨督促
爲歸田計直以命在軍旅不敢朝受而夕棄之茲幸
海波不揚疆埸無故假以旬月願修一日之養以當
三公不識能從所欲乎否也承示歲編汲汲然欲見
金簡吾師之所論著何事太玄某材不逮侯芭而嚮
往過之矣執筆之役又惡敢辭苐清廟明堂而使厮
養當戶懼爲覩者病耳黔使入閩舟行有厄幾不能
達屬其反命敬私布之荒服炎風願爲 國家加愛

不盡言

又

今以閩事授不肖豈其才力足任哉　聖天子欲遂行者之高無論居者之拙不肖自知不任明矣夫子發重問之使加之以溢美之詞拜而誦之項項然無所措手足何者卽不勝任昔徒爲名敎辱今復爲名言辱也昔人謂孔子鑄顏子盖振古並並焉夫子豈不肖於鑪錘之間徒取名物衣冠則亦庶幾乎近似要以功實不啻若萬里之相懸又惡知相逼也徂秋紹介黔陽私布悃欵閩事具在前疏茲不具陳秋後

歲事大穰兵端稍輯無亦支離之德天錫全之不然何所逃罪歲編始得卒業如聞謦欬之音將繫未簡數言以附不朽歲杪多事日力不遑自今當勉圖之不敢廢命侯吳邵武還郡當屬彼程督梓人晉江莊先生不肖雅重其氣節往游公在事纔纔稱之不休不肖獨未及行部彼中恨相見晚耳茲拜明教敢不祗承使者至即值歲单畨之更歲而後發不肖修訊於莊先生者則先使者行矣時當明盛惟夫子對時茂育以保社稷民人某無任瞻仰之至

又

覆端偽使者反命謹具書紹介進之日月不居炎風
騷騷至矣道里隔閡久曠起居閫中仰藉寵靈耀事
稍息先是當事諸君子日事戎行至若要束吏民率
不遑暇此時稍稍爲之條理大都沿襲舊染不啻浹
膚告詔雖煩卒難遽革要亦躬化多闕謂吏民何老
親懼涉長途自甘家食某進不能興一方之治退不
能釋二人之懷每一念至項項然若無所容頂存敖
言不敢復有所引避惟計日黽勉望雲獻欷而已序
稾尚未畢役罪狀何可勝言顧幾欲爲六師鴈行往
往蜷局不進何者難乎爲前也會李公使人行附此

私布炎方幸自愛不盡言

東園鎮國

昔以狂簡居郡王公往往折節下之乃若相與綢繆宜莫如殿下去郡五稔未嘗一日忘舊游而相念之深亦莫如殿下自林經歷行後閩事幾不可爲賴宗廟社稷之靈始得因人成事頃承節鉞之命誠自知其不堪竊計殿下聞之亦且爲某作苦矣汪生持書自國中至纚纚皆肺腑之言手誦再三幾而泣下比年露衣蓐食勞苦萬端時而隱几時而枕戈驩然浮白高堂歌舞逅進蘧蘧然覺猶在矢石之下烽火

之間嗟乎麋鹿常聚鳴鳥相求生人之情各有所急
徒以羈縻祿位隔閡封疆遂乃捐石交遺樂事即跂
行卵化不猶賢乎越在南溟飄風萬里獨不能自致
扶搖之上搏江漢而下之憾也部中少年幸俱無恙
今所供奉必多新聲倘然戀戀故人無忘下里則雅
歌一闋庶乎想見其人高陽酒徒不改故態知殿下
不以敝帚棄之也屬汪生暨子報命私布腹心語觜
意煩不能盡其什一天休滋至願言祇承幸甚

王元美

公書挾日三至纚纚然情見乎辭不佞奉而讀之忽

不自知其喜之何從也閩海涔泓耳獨柰何擾神龍而探玄珠哉吳山人遲遲其行六月書始至山人至則王從事及周泉州使者相繼至矣是時荔枝初熟輒欲走一介以供客羞吳賊擁百艘自海南來不佞方在行役遂愆期至此習聞次公高義真吾所願交驩讀公書知次公推轂不佞者過甚甚則置濟南公於岱嶽而登不佞於配林即不佞有胷無心固知其非至言也今之作者無如公若濟南公以是而列時分封作望四岳則可矣俯視不佞豈不能以部婁惡得與配林齒不佞幼負迂遠之癖往往以吏事故不

得從諧作者游乃今猶在戎馬間何敢復議文墨顧於公家伯仲獨嚮往勤勤無亦里耳期於陽春肉眼期於國色此心終不能忘耳承示十六絕句不佞首被溢美之詞行將揄揚下里物色後陳與其潔已而進之也離薋園詩少服當其葬就正佛像無宿搆者頃已屬之良工近刻佛氏四經俟像完當併獻戚將軍當代名將翩翩有國士風所著新書茲欲為之傳布不佞將徼惠於作者公許之乎頃從明卿得濟南公白雪樓集孜戈所至日與之俱生則同時居則異地蓋有幸不幸耳吳山人謂公所論著業已成編願

者讚力於梓人竊自附於不朽虖左莫逆毋令楚子
眞美於濟南外勤狀上次公願因紹介以入

王敬美

昔吳門陸氏並起學士至今誦之當此時去古不遠藉令超乘而上庶幾乎復古不難彼卒沿於波流卒未登於彼岸遂令嘐嘐之士或以此求多焉　明興以來去古遠而復古難矣獨李獻吉建招搖而齊步伐徐昌穀亦自吳起赳赳然卷甲從之　今上時則公家長公若于鱗部署海內文事足下以吳門年少遂駸乘於二君子之間異日畢力齊驅陸氏猶將避

舍何異昌黎僕幸以通籍得習長公乃今猶在牛馬走中恨見足下晚耳僕起家艸野未嘗習先世之業游大人之門比入官復依依不能去日所事事非錢穀刑獄則土地甲兵其於就業何有疇昔之志一切棄而不談誠知秉羽先登固非吾事長公謂僕足下獨多僕而亟稱之昔安平君用兵如神顧乃置卒上坐而繆為恭敬足下蓋用此也昔人以遲暮力學亦往往成名僕幸得弛於負擔當治任公鈞具以從伯仲竊計垂老之日皆受教之年足下柰何距僕也僕弟貫迂狂類僕獨病孱弱不欲强之讀書毋鬧人人

稱足下名輒赧然面熱芝蔺蕭艾其叢生較罡寧詎同乎備在通家遂緩頰至此高明幸無督過何敢復言

胡少保

頃上計都門乃爲李婺州作說客我翁不以此督過誠能察其無他腸耳比來　帝眷日優渥而我翁之爵位日益高數千里内枹鼓不聞勲名日益起矣我國家有社稷臣者三肅愍于公新建王公其一則公也肅愍功高或猶病其明哲宸濠發難不啻兒戲新建往往以論兵顯則其人足稱乎往者東夷苦海上

諸郡祝匈奴加焉露衆暴師　天子旦宵衣矣日易將兵者月易將將者卒未嘗有尺寸功我翁馬首始東則以直指使者往也自督府之詔且下羣酋駢首就縛數千里內枹鼓不聞此所謂天授非人力也仰使二公而在猶當雁行而兄事之新安文獻不謂無徵千載以來我翁擅場爲山川增重多矣下吏心切向往如渴如飢官守一隅顧不曳裾轅門供掃除役茲屬豎子歸省且以家叔東行敬奉書私布藉令不肖有天幸將執手版待命閣人區區下情庶幾得堵下一吐耳唐突威福不盡欲言

又

翁之再造吳越盖人人知之乃若遣將援閩使閩人不失其土宇秋毫皆翁之賜也此之爲烈某僅見其一隅問之閩人人未必知也嗟乎不知然後爲至德翁之謂乎某末學腐儒幸而因人成事使山可負豈蚊之能竊位踰年露衣蔬食日不遑暇惴惴然惟懼付託不效大傷推轂者之初心也戚將軍奉翁約法卽島夷至者無能出其彀中假以數年外侮可絕獨海南州竊出没無時賊首吳平方擁衆北犯戚將軍又且汗馬從之矣從許君拜命之辱媿汗霑衣許君

謁行莫方有事行役草草中布不盡下情山似洛陽人似司馬不自意於吾鄉見之異日弛於負擔願供杖屨之役唯翁幸察

陳逵甫

辱徵蓼莪僕將索之行李顧車馬煩敝莫能搆一辭遂令失長者之期且有諸責渡淮始能屬艸就舍輒出示方定之云者數以挾筴爲難不果持去徵君以才富傾郡而鄉曲小子乃欲侘室家之好擬議其紛華顧不能履其閾中徒空語耳恐徵君以然詒督過謹治狀介紹使君奏之遲之數年或得循墻而進倚

戶而立當操觚而更筆則尚庶幾哉都下接廣陵朱
君稍得聞其緒論辟之蛾眉姣服鄰澤紛然宜見之
者目挑心愉矣借使沉水落川要之自有天然者安
事冶容耶今之談藝者以唐爲宮此值離宮耳要之
未央長樂有漢魏在不識處守者以爲然乎行之日
幸公步趾贈言情義深厚則固已著於心不具論之
令臆見如此

又

自不肖入閩汗衣蓐食五年于外其間艱難險阻每
欲對公抵掌一罄之公固飡霞人也竊計腥膻之口公

所厭聞比受公鐃歌五帝黃帝八什乃知公未嘗弃不肖非以其臭味同哉不肖自束髮入官四方之事皆分內事顧觶不任烹雖不任割其材則殊乃今委質鑪錘之間何敢躍冶雖努力從事詎不任何其少侍諸長老游儼然責不肖以經世之業竊自意幸不式事猶得自比于瓦缶鉛刀顧待罪行間弊弊焉心與髮俱短矣三家之市無千金之子固非虛言今之作者如林大都鮮專壹之效懸書而出譁然鼓行當時猶或姍笑之其何以稽古人而楷後世公當季年業已精而神方王龍淵牛鼎非公任哉公有子仲魚

骯髒多大節觀其所稱載恍然尋人目精蓋汾水之精豐城之偶也吾家二弟哆口談天顧獨折節公門而兄事仲魚謹甚兩家父子兄弟豈必婚媾而後肺腑哉累得仲魚書屬不肖爲嗣毋宜人立傳疆場之吏又安能文舍弟則以宿諾三年日請不肖爲之地命燭具藁輒授豎子行誠自知其不文直爲舍弟修巳諾耳假令他日授梓願更進之新詩三章聊供坐客行酒束帛青素二事願爲公製鶴氅謁武夷君儻然肯來當勅玉女飯青精以待

周中丞

君相任賢甚殷臧否甚覈翁居江西甚久巡撫之政又甚宜民　上以人言翁得賜老驛書至不知所裁旣則以御莫如稷盡馬之力則傾射莫如養由基矜百中之能則殆　上方佚翁以老謂非養其力以有待邪聞翁出次信州計杪秋得代護發部士敬問起居不肯越在戎行未畢海南之役猶之弓敝而射者不止馬罷而御者不休視翁此行翩翩乎千仞之上矣往顧山人得習於翁紹介修問申以短述承翁累投詩教不啻連城每以燕石不讐無敢爲報屬翁得請而去終不敢護已之短而缺知已之歡賀監風流

圖翁今日事也他日得賜骸骨誠願操舟候門汎剡其先談耳不備外具稾一章勸共一事

胡侍御

重使自六傳來將命還報脩然暑卻盎然春生誠知不肖無能爲役乃其心則願從長者游耳四牡馳驅無論六月萬民瞻仰有若二天不肖既不能負鞭弭以當園人又不能具壺漿以迎司僕䟽節甚矣關門嶽立眞氣斯來法駕雲行清塵在望不肖惟抱竿牘伺都亭望見顔色此夙心也前發材官祇謁境上爲日稍久懼涉不恭茲復屬千戸旲秋元申布道左伏

惟台照不宣

陳進士

足下三上春官乃始通籍世謂大材晚成非邪要以待時之清見可而進則足下盖先得之無恨晚矣頃者公車射策天祿敷言竊計足下必且擅場不假枚卜乃足下恬然無競退然不居凡此皆盛節也夫士之入官猶金之入冶耰鋤鐵鉞唯所命之故金雖冶則不祥士擇官則不順舉世獨重內輕外何說哉今之郡縣賤且勞矣賤則志不驕而可使居尊勞則氣不惰而可使字佚何言郡縣輕也以足下之才必不

出居郡縣藉令得郡縣閑跬步而舉千里操咫尺而
保兆民於足下何負足下寧以爲輕乎不佞越在海
隅夢寐尚留江漢茲從陳少史所得足下書乃知高
陽酒徒猶在足下齒頰感激感激來書以爲邑爲巳
任故不佞喜聞而傾心道之唯足下而後可以進此
言耳海外露師暴衆終歲不休不佞胼胝其間曾無
益於毫末願足下操觚以當抵掌且爲不佞決筴焉
備在通家遂踈禮法惟足下照納不盡

程辰州

頃自分席郡中業已五年于外雖閩楚同在南服不

㐫數千里而遥當無事時猶恐不相聞問無論戎行矣辰陽初罷督府郡事益輕茲移奔走者以爲拊循即民功什倍何有自上計還郡政易舉而澤易行猶黃河之歷積石涉龍門其下有若建瓴復何捍格獨以漸而朝宗耳高陽酒徒任放不檢不謂坐客避席主客獨酌大斗彊授之乃今作氣歛容庶幾求免酒過第恐氣衰力弛終於失容昔者嘗宣言於鄉大夫前坐中毋自謂善善則大斗歸焉不醉不休也今則蹈之姝自可笑備在肺腑奈何禁此裏言惟高明照察不具

程水部

逞聞有事治河又復爲公作苦顧齊魯文學燕趙悲歌即其性殊亦由地産新都之士往往用勞後起公第安之不佞居閩有年閩事粗定過時戀　主不敢遽有他腸藉得息肩遂我初服亦倦飛之意也

太函集卷之九十五